

雙飛記

(中國人的志氣歌)



甄語邨著

雙飛記

(中國人的志氣歌)

甄語邨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雙飛記

編著：甄語邨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7號八樓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K.

Tel.: 753877 5757709 Fax: (852) 8381079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0年5月初版

定價：港幣50元

書號：ISBN 962-226-316-X

PRINTED IN HONG KONG

引言

一個偶然的機遇，我認識了鍾期榮女士，文質彬彬，態度謙和，講一口純正的長沙話，聽來耳熟，果然是湖南省長沙人。香江遇同鄉，自然拉起家常了。

她說她年輕的時候，就很想做一名新聞記者，沒有如願，竟會在教育崗位上「釘」了將近四十年。她自報家門，現任香港樹仁學院校長。還有一位校監胡鴻烈。哦，原來這位大律師是她風雨同舟的親愛的老伴。

過了幾天，我到樹仁學院探訪。在那裡，第一次見到胡鴻烈先生，年已六十開外，思路敏捷，風度瀟灑，他講的紹興話令我聽得夠味，我在樹仁停留半天，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兩口子對話，都不呼名字，她叫他「大律師」他叫稱她「鍾博士」。我見縫插針地細問一番，却引出新的話題來了：博士之家！

胡鴻烈：一九五二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法學博士」位，一九五四年在英國倫敦獲「大律師」銜。

鍾期榮：一九五二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獲「法學博士」位。

他們的大公子胡耀蘇，是牛津大學博士；

耀蘇的弟弟懷中，是加洲大學柏克萊博士。

2 + 2 = 4 ！一門四博士！

這一意外的發現，令我驚喜，驀地萌發一股創意：要把這一家子「書香門弟」好好寫一寫。

我看中這一家子的「文化結構」了。

鍾期榮和胡鴻烈的初次邂逅，不是在情場上，而是在考場上。兩人不約而同地參加同期全國高等科考，一個考外交官名列榜首，另一個考司法官獨佔鰲頭。男才子遇上女才子，相見鍾情，熱烈追逐，終成伴侶。這第一代人才，都是生於禮儀之邦，自幼受吳楚文化的薰陶，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知識份子。又同年同月同日負笈歐洲，接觸西方世界，受到現代教育，有別於蝸居故里斗室的鄉儒。用胡大律師自己的話來說：「我和鍾，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不多一隻眼、一鼻樑，只不過受了點現代教育，都能用國語和英語同世界對話。」

第二代却在這家的文化結構中顯示另一個新的層面。胡耀蘇出生於蘇聯，受的是英法文化教育；而胡懷中生於巴黎，受的是英、美的文化的影響。他兄弟倆在香港這個東、西文化衝撞和交融的島地上生活了一二十年，渡過了他們的青年期，顯然是前一輩青年期不曾經歷過的。對這第二代的文化構成，我一時難以作出定性分析，姑且稱之為「混合型」吧。在這裏，補叙一筆，耀蘇的愛妻是一位德國籍的女士，與歐洲文化保持着深厚的「血緣關係」。可以想見，西方文化已深深地滲入這個家庭。換句話說，其成員的組合，有助於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密切交流。水乳交融，積之數代，將會產生什麼新的文化「基因」呢？實在是耐人尋味的課題。

我同他們兩代人多次交談之後，再也不用古鄉古色的中國「書香門弟」的模式去看待他們了，也不再套用「 $2 + 2 = 4$ 」的算式去圖解這一社會細胞了。

我如飢似渴的向他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一門攻出了四位博士，有什麼成功訣竅？

鍾校長，您名登「世界名人錄」，確有其事？

大律師，您曾同周恩來、尼赫魯合影過？

鍾校長，聽說你們兩位會寫書，署有您大名的竟有八部之

多？

大律師，您還是「太平紳士」、「國際獅子會終身會員」？您還出席過英聯邦國會議員會議？

鍾校長，您是香港《基本法》的諮詢委員，對「九七」前景有什麼展望？

你們同心合力辦中學校、大專院校，教了幾十年書，何不寫成一部大書，供海內外同行借鑑？

聽說你們的樹仁學院畢業生中，已出了博士，還有許多人已成香港社會上有建樹的精英？

樹仁——樹仁，今日桃李滿香江，已成佳話。

我在香港世面走訪，不時聽到對「樹仁」的議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聲音嘈雜，很不一致。鍾校長和胡校監，自然成了個中話題的彀心。有人說他們「頑固」，有人讚他們開朗。有人笑他們是「智叟」，也有人稱之為「愚公」。

在如此紛繁的反應中，我却聽到來自幾個方面的清晰的回聲。一些六十年代曾經失足的「阿飛式」青年，許多在港、九街頭做過小販的老人、分佈在香港各行各業的樹仁畢業生們，以極誠懇的語調和深深的敬意，稱讚鍾校長和胡校監都是真正的好人，真正的！頂呱呱！

我把聽到的這一切評價，轉告給他們。我的話音剛落，他倆口子，都笑了。她起初是淡淡地微笑。他却仰頭哈哈大笑。彼此的笑聲互相感染，她笑出淚水來了。

為什麼會笑出眼淚？

我每一次提問，都引出了他們一段段故事。

而傳奇性的故事又促使我發出更多的提問。

我發現這個「知識密集型」的家庭，與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與台灣海峽兩岸的文化聯繫自然密切，與香港各界的聯繫更不待言，一些歐洲、美洲、澳洲、東南亞的知名文人，都是他們的座上客。

我們每次談話，海闊天空。而從他們的言談中，常常得知許多最新的、來自世界各方的文化信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此話用在這裏並不太誇大。

在大背景前來觀察這個小家庭，實在有興味。讀者，您是否樂意隨着我的筆，去追覓他們走過的踪跡呢？



一門四博士（從左至右）：胡鴻烈、胡懷中、胡耀蘇、鍾期榮

讀者，謹向你推薦這部新書《雙飛記》。

這是一部寫中國人的傳記。

傳記的主角，不只一人，而是一門四博士。

兩代人在江天里沉浮，在征途中聚散，但
定向奮飛，始終如一！

請打開扉頁，試覓他們的軌迹，

你將發現：

裏面有許多陌生人的音容，

也許還有你自己的影子。

——編者



目 次

引 言	i
人才的搖籃	1
烽火連天	15
考場姻緣	27
負笈歐洲	40
探索「迷失的一代」	53
「雙打」默契	66
善意和愛心的結晶	80
「匹夫」之憂	93
琢玉構想	106
為民爭權益	119
難關從頭越	131
海外取經	143
法播香江	154
政壇春秋	164
寶馬山創業	175
親闢「瓜園」	187
熱線通校外	198
大陸議政	211
島上風波	220
導善禁惡	229
雛鷹起飛	241
桃李滿香江	254
後 記	263

人才的搖籃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有歌：「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這美麗的鏡湖究竟在何方？胡鴻烈不假思索地告訴我：嗨，就是我出生地——浙江省紹興縣境內。

在他的記憶裏，兒時終日嬉遊的鏡湖，水的確是清清的、淨淨的，照得見人影，數得清游魚，身一沾上湖水，心裏涼爽極了。紹興，是秀色可餐的江南水鄉啊！城內也是河道縱橫，小橋流水，素有「東方威尼斯」的美譽。胡鴻烈，如同所有水鄉的孩子一樣，沒不親水的。湖水明如鏡，能不愛紹興！

也許是家鄉的秀麗風光太迷人了。小鴻烈整天同鄰里的孩子們結伴去嬉水逛山。玩到像隻泥猴似的傍晚才進家門。倚門盼歸的伯母，見了他就像捧了寶貝似的，疼都來不及，那裏捨得責罵一聲，這是一位「天之驕子」！

他是一九二〇年出生，父親早喪，那時他才十一歲。小小的鴻烈離開娘胎，就過繼給伯父家了，伯父已另娶一妾，伯母得不到丈夫的溫暖，就把鴻烈當做寶貝兒子，相依為命了。小鴻烈在伯母的疼愛中自由自在地玩，興高采烈地玩，眨眼已長到九歲。這時，他忽然覺得寂寞，原來同他一起嬉玩的小朋友，一個個背着書包進學堂了，同齡的校外孩子很少了。這時，鴻烈心底升起一種不安：「我也要背書包！」按當時紹興的規矩，七歲兒童即可上學。鴻烈跨進紹興縣立第二小學校門時，算是一個「遲到

生」。上第一年級，他發現四周的同學年齡比他小，他的心靈裏有點恐惶，又有點不服。「難道我是一隻笨鳥？」「龜兔賽跑，慢走的龜也會勝過懶兔子！」於是，他默默地使暗勁，下決心要追上去，要飛起來。放學回家，囫圇吞棗般的吃完了晚飯，就在煤油燈下做起功課來。伯母在一旁陪伴着，侍候着，看見他兩眼熬紅，眼縫眯成一條綫，就催鴻烈去睡。他揉揉眼，故意睜得圓圓的，又讀他的書。伯母沒有猜透身邊這個寵兒的童心，正在加快地開竅哩。

他讀完一年級，就跳了一級，躍升三年級；剛讀完三年級，再跳一級，就升上五年級，把五年級讀完，不等小學畢業（那時實行小學六年制），就以同等學歷，去投考紹興初級中學。這是一所省立的官辦中學校，當時在紹興城裏是一所最具有聲望的中學校。鴻烈他偏要去攀攀高。他通過考試，被錄取了。發榜出來，名列第七。（讀者，請想想，一個九歲才受啓蒙教育的頑童，一旦萌發不甘落後的念頭，付出雙倍的努力，日夜跟進，連跳三級，誇進中學門檻。是靠天才，還是靠勤奮？相信聰明的讀者們會自作判斷。）在小小的紹興城內，特別是同他渡過童年時光的少年朋友們，都當做一件「稀罕新聞」口口相傳。

回憶這段「連跳三級」的往事，今天的胡鴻烈無意承認自己有什麼過人之處，却誇起他的家鄉是個「人文薈萃」「人文淵藪」的地方。身在其間，得了幾分靈氣！

中國古代少有的聖君之一夏禹，曾經治水成功，完成他父親沒有完成的大業。禹王的陵墓就在距紹興城六公里的會稽山麓。早在二千四百多年前，這裏是越國國都。越王勾踐曾經戰敗於吳國，被俘虜去當亡國奴。勾踐立志復國，磨練身心，每天睡覺不睡舒服的床上，偏要睡在橫七豎八的薪柴上面，屋樑懸掛着一顆苦胆，天天用舌尖去舔它，嚥下一口口的苦汁。用這樣「臥薪嚐胆」的不怕苦難的精神砥礪自己，勉勵同儕。經過「十年生聚」，終於消滅吳國，復建越國。禹王的「子代父勞」的功績，越王「臥

薪嚐胆」的精神，催動着鴻烈童心早熟。一股子犖勁不知不覺地替代了他嬌嫩的稚氣。

其時，中國的東三省，開始遭到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蠶食。紹興城處於南方，却也傳來北國「救亡歌曲」：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可愛的故鄉，還有那飢寒交迫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傷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

難道中國人要被迫當亡國奴？

難道二十世紀的中國要出現亡國的『勾踐』？

那時，紹興城按照民間習俗，常唱「社戲」，急管繁絃，且歌且舞。伯母年輕時就因失去歡快而心情抑抑不樂，總想帶着侄兒去看社戲解悶。鴻烈陪伴前去，心情很矛盾：伯母解了自己的內憂，當然是值得一陪的；可是國有外患，有誰去平！！每想到這樣的「國難大患」，他悶悶然。「社戲」的鑼鼓聲、管絃聲，攪得心裏煩亂不安。他想起南宋一位昏君來了，那是「宋高宗皇帝」叫趙構，為逃避北方侵略勢力的鋒銳，從中原遷都到越州（改名為「紹興府」）雖然口喊要「中興社稷」，却日夜尋歡作樂，要宮女為他演唱。想到這裏，聽着鑼鼓管絃聲，鴻烈心裏陣陣酸楚，不禁念起一首古詩來：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管絃救不了中國，一定要拿槍桿子！

鴻烈在紹興中學，成績很佳，幾乎每期都在全班拿第一名。而且在同班學友中間成了「一桿旗」。初中二年級，就當上童軍隊長。他敢作敢為。。有一天，他們一隊童軍開到東湖去露營，遇到一對正在蕩舟的青年夫婦，發生了衝突，這位童軍隊長，為了維護童軍的威嚴，拿起石頭向那對夫婦發起了攻擊，對方落荒而逃，他們却得勝回「朝」。學校很不以為然，認為胡鴻烈投石打人，有損校譽，有失軍威，本想嚴處童軍隊長，打算開除胡鴻烈的學籍。學校有人為他講情，說他成績出眾，把他放走太可

惜；他年輕血氣方剛，可以批評教育。校方最後決定：責成胡鴻烈寫一份《悔過書》，暫行留校察看。並通知家長，今後要配合校方嚴加管教。這場東湖風波，在胡鴻烈心靈裏留下久久難忘的印記。

他第一次懂得做人做事要守規矩，「無以規矩，不成方圓」。他對那位級任老師范崇照先生，口服心服。范先生在出面處理這件「投石事件」時，對胡鴻烈是講之以理，責之以法，動之以情。胡鴻烈日後當上大律師，處理頭緒紛繁的案件時，他還常常追思紹興中學這位范先生的風範。

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中國的狂焰越燒越大。當時還正在念初中三年級最後一期的胡鴻烈，如坐針氈，報國心切。「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他偷偷地離開校門，瞞着家人，瞞着親友投考海軍去。從紹興城出發，急步趕到杭州參加初試，一次取十名當中有他一名。名單報送到南京海軍總部，總部進行複試，正式錄取了。他興高采烈地登上一艘軍艦，艦名叫「通濟號」。海風習習，大浪滔滔，他立身甲板上，放眼遠眺，心胸爲之開闊。他想起了故鄉的人杰：勾踐、秋瑾……，他想起了民族英雄岳飛……。一個個都在身後推動着他，乘長風破巨浪向前，向前。軍艦開進福建省的馬尾，那時馬尾是我國的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胡鴻烈平生第一次過着這軍事生活，頭幾天情緒很熱烈，很愜意。過了幾天，就覺得不那麼自在了。又過了幾天，覺得不那麼稱心了。他身在軍艦上，看到、聽到當時軍隊裏許多「黑幕新聞」，心裏熱度明顯下降了。光靠這麼幾條軍艦、一片片赤誠之心、一堆血肉，就能挽救祖國的危難麼？他搖頭，他深深地疑慮。當年的「甲午海戰」，清朝的海軍不可謂不勇，但由於朝廷腐敗，國力太弱，終不免沒頂之災。今天，最緊要是治國，要有治國的人才！在馬尾生活了十四個晝夜，輾轉反側苦思冥想了十四個晝夜，他毅然決定，返回紹興念完初中再作它圖。於是他又坐上「通濟號」折返上海，星夜趕回紹興。當時，已過了一個學

期的三分之一了，照校規不許再跟讀。但是，校方惜才，給胡鴻烈這位優材生一個機會，破例地允許他讀完最後一個學期，迎接全省初中會考。胡鴻烈又採取以往用過的「快龜趕兔」的戰法，奮起直追，後來居上。在全班仍屬佼佼者。

離全省會考只有一個星期了，全省會考生都進入最緊張的備考狀態。禍災突降胡鴻烈的頭上。一天，他與一個姓馬的青年忽然發生衝突，動手打架，對方拿起一個飯碗，打中胡鴻烈的前額，頓時鮮血淋漓。覺得天旋地轉。會考的那一天，胡鴻烈帶着傷，包着頭走進杭州考場。頗有一點「小羅通盤腸大戰」的氣慨。當時親友都爲他捏一把汗，能過這一關？放榜了然：胡鴻烈竟在全浙江省三萬五千多名考生中，名列榜首。至今還爲紹興中學學友們津津樂道：帶傷上場，勝出萬人之上。會稽奇人！

他參加會考取了第一名。按照規定，可以在全省範圍內任意挑選任何一所高中，完全免費入校。而且，他拿到一筆獎金。

獎學金到了手，他想起了一位老人——他的生母。自父親去世後，母親獨自担起全家的生計，含辛茹苦，艱難度日。自己過繼之後，仍常常惦記着她。今天，既能免費入學了，省下這筆獎學金給親愛的媽媽做養老金，盡一份做兒子的心意好了。

他選中號稱「人間天堂」的杭州，上杭州高中。高中這三年，是他更加用功的三年。從馬尾歸來，他的求學的目的性更明確，求知的慾望更強烈。他時時覺得祖國在呼喚，在期待他們一代有志青年，學成之日即報國之時。高中第一年，他的各科成績均佳，總平均達到九十分以上，數學一科達滿分——一百分。他利用假日，靠步行和騎自行車參觀遊覽這江南名城勝景：

西湖十景，他遊了不知多少遍。蘇堤春曉、柳浪聞鶯、三潭印月……都激發自己的創意；雷峯塔下、虎跑泉邊，曾牽動他離鄉背井的眷戀。他在紹興時覺得家鄉的山最美，水最明。今天到了杭州，才知道「山外有山樓外有樓」。每當錢塘江的潮水上漲，他總要趕到江口觀潮，那大潮湧來，如萬馬奔騰，如萬鼓齊鳴，

氣勢非凡！正好抒我報國志士的豪情。回看家鄉的小橋流水，水波不興，別是一番滋味。他面對着退潮，默默自許：人生幾何，貴在一搏！來日鼓征帆，出大海，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做一個新時潮的弄潮兒！

杭州，是一個「萬花筒」。有人欣賞她的媚態，有人品嚐雨前香茶，有人取林中的幽靜，有人偏愛鬧市的俗氣。這位來自會稽水鄉的一介書生，自幼不乏柔情，今日在天下名都杭州却增添了幾分剛陽之氣。在這裏，古蹟很多，他却常去瞻仰岳武穆的神像。在這裏，百花爭妍，他最喜愛的是有風骨的梅花。在這裏，百鳥競飛，他却向往冲天展翅的大鵬。杭州，人文會萃，他獨鍾朝朝暮暮受業解惑的「杭高」，敬重那些嚴於執教的良師和同窗切磋的益友。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葉，他仍以感激的語調記起那些苦口婆心領他上路的良師：

「我至今尚能記得，是吳鹿鳴先生教我數學、許文雨先生教我國文、張淵揚先生教我英文，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老師。哦，記起來了，杭高校長是項定榮先生，訓導主任是傅雲先生，都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他們每天在早會上，總要訓一次話。內容我未必全贊同，但多少起點提醒的作用。」

在教育界人士中間，許多教師以「蠟燭」自許，照亮了別人，溶化了自己。胡鴻烈沒有忘却，從他九歲入學起，由小學升初中，由初中升高中，之後升大學，留學歐洲，攻得博士位，在迢迢學途之中，有多少「蠟燭」爲他照明，爲他加熱啊！這一切美好的印記，都長期貯存在他的良心深處，化爲一種潛能——這也許正是日後創辦「樹仁學院」的一種動力？

「七七事變」爆發，日寇氣焰更加囂張，杭州風聲鶴唳。杭高爲要避免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辦校，全校師生於一九三七年從杭州遷到金華瑣園。金華，是浙江省的一片較富庶的地區，聞名食界的「金華火腿」就是當地特產。瑣園，遠不如杭州繁華似錦，別具一番鄉村風韻。人到園中，不時勾想起紹興的鄉情來

了。胡鴻烈在思鄉情濃之時，又彷彿和兒時的伙伴們串水鄉走澤國，那多麼熟悉的出生地——水徧門、拜皇橋；那阡陌縱橫的良田沃地；還有那離家門不遠的越王公園。越王，今天我們還需要發揚你「臥薪嚐膽」的精神，今天我們還要揮動你鋒利的倚天寶劍！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學業未成，國已破碎。能做點甚麼？胡鴻烈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在金華找一份臨時工作做。他認定輿論可以喚起民衆救亡之心，於是應聘到《金華正報》當了國際新聞編輯。報館裏特別看中他的英文程度，由他處理每日的英文電訊。

此前，胡鴻烈對世界的了解，僅是從書本上得來的「過濾了的」知識。而今，每天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電訊、快訊，他眼界更加開闊了。他開始理解，日寇的魔爪伸進中國來，絕不是孤零零的尋衅事件。與此同時，德、意法西斯侵略勢力正在歐洲橫行，列寧格勒等蘇聯名城外圍，已聽到德國大炮的轟鳴聲，許多無辜的歐洲人民正在遭受人間浩劫，如同中國淪陷區的同胞遭到日寇、「二鬼子」的屠殺。陣綫是如此分明：一邊是日本、德國、意大利的戰爭狂人，一邊是奮起反抗的人民和被侵略者蹂躪的到處流浪的百姓。世界正在遭受一次歷史性的大劫！世界正在被帝國主義瓜分豆剖！

這位每天分析和編發國際新聞的青年報人，面對着這漫天硝煙的現實世界，他的心忐忑不安，如同平靜的湖面生起漣漪，揚起激浪，發出怒吼！他振筆激書，呼醒那些沉湎在南國迷音中的瞌睡蟲、糊塗人，催動千軍萬馬像台兒莊的國軍那樣奮勇殺敵。戰時的中國此時此刻需要甚麼樣的英雄好漢？是岳飛式的人物！去剪除內奸，像秦檜式的丑類！他身在金華，卻不時想起杭州的岳王墳和墳前跪着的那對銅人——秦檜夫婦。他不時默念着憑弔岳武穆的詩句：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